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一

太傅王文恪公鏊

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

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六館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嘗奇公天下士成化甲午乙未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滿九載進侍講

弘治八年充經筵講官時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

葢謂廣也上出遊後苑公講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

泰陵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公進左春坊

左諭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歷吏部右侍郎會卤火

篩入寇公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三重主將三嚴法令

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遂薦秦

紘起陝西總制又請科貢之外畧訪前代制科如博

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

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

者量材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

高而脫去訣闘之陋矣
李廣敗大臣多被汚公獨不與壽寧侯與公有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乃今日自附壽寧耶孝皇末年將大用公以憂去
正德元年復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公求退薦公自代當是時八閹導上遊狎中外汹汹臺諫交論不聽洪洞時爲户部尚書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閹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者不去亂本不除竟不能去八閹遂分布

要路瑾入司禮監首逐洪洞繼逐劉謝欲引吏部尚書焦芳入內閣廷議推公瑾恨公迫公論不得已公遂與芳同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逾年加少傅改武英殿上時政四事曰講學曰延下曰用人曰節用時瑾方威鉗士類扻索微瑕輒枷挑死公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瑾恨洪洞不已必欲置之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華容逮詔獄坐激變土官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名為激變或惡楊文襄於瑾謂築邊大費瑾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才

偉畧爲國修邊豈可以功爲罪乎

璡議裁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公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公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璡權傾中外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媕阿

公匡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

公歸吳屏絕塵囂究心理學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自砥礪及充養既久晩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

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有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䘵於澄淵則明䘵於濁水則昏䘵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

坑壍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生

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

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言官數論薦不起

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

親政其講學大畧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一歲之

間風雨寒暑停歇頗多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

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

見焉未嘗獻也我高皇帝甫定天下即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

出御製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設弘文閣于思

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值時至閣中講論孝宗
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
于宮中玩之祖宗之勤如此陛下睿智自天春秋鼎
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乞于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
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誼著聞者數人更番入直命大
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
閣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命講經或讀
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蓋即日講之義
也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
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其勤政大

畧言上下交則爲泰不交則否君臣之交關係世道今常朝之禮惴惴而退君臣相見止于數刻勢使之然也臣愚以爲欲上下交泰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我明內朝雖缺而華蓋謹身等殿卽其遺制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講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成化以來其禮始廢孝宗晚年深慨于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陛下卽位以來日御文華召見大臣中外相傳以爲盛事此萬世一時也臣愚尤望

著爲令典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制大臣三日或五
日一見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人人得以
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事燦然畢陳于前唐
虞之法不過如是而已上優旨答之大禮議起連逐
輔臣士類咸願起公未及起病卒
公在翰林有名嘗作擬罪言其論修史切中今時之弊
畧曰班馬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
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言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
謂信史也後世人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

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況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泪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尚書劉文肅公忠

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肅

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武宗即位以故東宮講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疏陳崇正學戒佚遊數事語甚剴切既因經筵進講勸上恪遵祖憲戒狎近小日親朝政而劉瑾惡之傳旨與楊廷和並補南京禮部侍郎一時無缺俱從添註臨行楊廷和尚有幣別瑾而公則徑去矣

進南京吏部尚書南京大冢閑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公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華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僚請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公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巳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閣

公在事以守成法遏貨緣爲先獨持正論亾所忌顧傀遺請托力拒絕之繼瑾者張永使其黨廖鵬至公所

公遇以僕禮而已在位不滿三月歎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吾難強負初心乞致仕累疏不許以省墓請
假許之

許公進論當代人物惟公與章懋羅泰三人而崔銑謂
公私第公慨然謂曰古羈人匹夫雖當流離困絕尚
不敢一毫非義況居位食祿者乎門人鄒守益別公
公握守益手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
通寧恬無競

世宗嗣位臺諫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公遣孫入謝因
陳正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於

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得君子而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日趨太平矣得小人而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扳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羨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仍望上臨御文華默召輔臣授筆札令疏錄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九卿長貳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民利害會萃羣言繕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吏部以比古聖王詢問下民近世書臣名屏風

而古大臣夾袋記才之意上覽疏嘉答無何卒贈太

保諡文肅

公自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

而歸胡爲而死葢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

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

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少師楊文忠公廷和

字介夫新都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卒年七十[illegible]隆慶初贈太保謚文忠

年十二舉于鄉十九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始告歸娶成化十六年授簡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

公爲詹事與學士劉忠同侍經筵故事進講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二公直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以公爲南京戶部侍郎劉公南京禮部侍郎未幾陞公南京戶部尚書不二年召入內閣南京尚書入內閣自公始

雲南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澤或賊害詔使患將奈何況貪淫暴虐土官之常但不爲亂足矣于是止令鎮

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攻激變地方幾權害人咸服公料事之明

庚午二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公謂李東陽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鐇驅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鐇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鐇樹黨耶亟請于上而行之寧夏人大悅時已用楊英鎮守寧夏又擬用仇鉞爲副將尋聞仇鉞還寧夏朝廷疑鉞巳從寘鐇欲追鉞勅公曰鉞素稱謀勇安知非故入

爲內應以待外兵之至耶我故疑之彼何以爲計使其果與寘鐇合何假于勑追奪之徒堅其志耳悔而改圖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不然亦使寘鐇自生嫌疑以爲賣已而自誅之耶未幾鉞果擒寘鐇以效焉

劉瑾既下獄內外多逮及被逮者輒封其門官校相望越三日諸司禮同至閣中公言逆瑾亂政挾天子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況諸監局官同在禁內朝夕相保安得不曲意事之若槩以爲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可不慮果有顯惡罪著者下

法司鞫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能逃乎又言首惡旣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耳諸司禮皆曰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反左都御史馬中錫嘗帥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寧能當此寄時業巳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下獄以侍郎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者參將桑玉巳又薦都御史彭澤將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鐩等時輔臣東陽病多委討公以是賊漸平論功錄公一子錦衣衛千戶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永誠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

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問計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戒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旣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

乾淸宮災公請上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與其僚疏勸上早朝晏罷淺居簡出躬九廟祭祭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禁市罷皇店

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十餘條皆切至而上不省葬以父春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奔喪使中貴人護而行到家三月勅使起之復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終喪自公始也

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公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公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公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公等又諫俱不聽巳卯夏六月宸濠反七月就擒矣左右貪功者復導上親征上旣南幸兩更

歲朔而公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廻蹕者數十疏皆不省上歸而駐蹕通州公等舉故事請上還大內御殿受俘而後正宸濠等誅上令趣召公等至通受事郎行在執宸濠等僇之公不能爭也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貝意已而武皇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與張永謀啓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當彬之未擒也先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莫我虞也乃入安坤

寧宮歎吻行禮而退吉下矣因併縛都督神周及李
琮下詔獄籍其家中外懽呼相慶
武宗崩以皇太后命移璽大內且議所當立公袖皇明
祖訓出而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以親以長無
如興世子遂啓昭聖太后降懿旨遣司禮監文武大
臣迎興世子來繼大統下詔改元釐正國條裁革傳
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世廟將至京公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
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
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

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興獻王
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公觴文獻通考漢定
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與論者即奸邪當
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
非上令送之內閣公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頃之召公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
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
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
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公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
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

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封還御批者四前後
抗疏者幾三十上益怒怒有所恨而左右得乘間言
廷和忿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等亦遂論劾公上
雖爲之薄謫以安之而意內移矣尋修定冊功加伯
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
時上頗留意齋醮公力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
旨報納時江左比歲不登而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
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
而趣內閣擬勑公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
遣官上仍趣擬勑且戒以不得賣擾執拗公因力辯

其非責擾執拘且謂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弘治始耳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紬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上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公故已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議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之

璽書續與廩郵護如例中前膝子錦衣衛指揮使之
命給事御史請留公皆不報後削籍爲民子愼正德
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以論大禮杖闕下謫戍雲南
公家居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
子極嚴諸子科第相望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
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
尤以濟物爲心鄉有瀰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
溉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
而賊至旁將避兵賴以全者萬數又嘗置義田于縣
城西以贍族人

世廟即位之初公入告之謀從無所咈引用忠良布列
廊廟尚書吏部則石公瑤瑤入閣繼之喬公宇戶部
陶公琰琰不起繼之孫公交禮部毛公澄澄致仕繼
之汪公俊兵部彭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璜總
憲劉玉皆一時重望碩德維新之治海內翹首後皆
相繼能去是有關于世道非小

太師梁文康公儲

字叔厚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謚文康

會試第一廷試二甲居首改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東宮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還以考滿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

封魯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進本部尚書兼學
士專管誥勅
逆瑾擅權惡其不附已改南吏部尚書瑾誅召兼文淵
閣大學士叅預密勿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
得罪公力辯其誣權奸倂惡之公曰有功不錄而復
加罪非社稷之福也苟得白追恤其他後澤止免官
時論韙之
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爲首揆以父喪
去位公力薦起既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將幸宣府廷和暨同官蔣冕皆在告公與大學士毛紀哭諫于左順門內旣而紀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秦藩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不可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公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皇帝制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

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旁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慮其勿與事遂寢

武皇欲出巡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命內閣草勑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公公奏曰臣不敢草勑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公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勑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武皇帝廼察其誠欽擲劍起不促草勑矣

時禮部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宸濠賂謀入寧世子
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朔臣各陰有所主
公正色曰皇上春秋非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
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
郎王鴻儒亦助其言遂寢
上視師南京公與蔣公隨行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
地公言南北祀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又將南
幸公與蔣公手疏懇請回鑾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
汗浹背上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奏俞肯不敢起上
乃諭曰不南幸矣公等乃起江南不擾公之力也

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惟公與王晉溪不受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惟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辨劾者不已公終不辨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實楊廷和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古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云

公告歸與親友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家無餘財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毛之土耳身沒未幾子孫或不免貧乏公嘗欲建一祠以祀

先召匠計之曰須百金公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匠人往竟不能給而止上念其定策扈從迎駕功未錄廕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市尚寶司丞

蔣晃方在庶僚公延譽宮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慝往謝立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其功公閒謗不辨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于人人或賴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

公者徒闒茸者之云亦附和而詆之矣

太保楊文襄公一淸

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謚文襄

父徙巴陵又徙丹徒八歲以奇童薦補翰林秀才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聲華籍甚從學者日衆擢山西提學僉事弘治初改陝西提學副使大作士類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親督教之其大規先德行後文藝故院中士起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當是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士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

召入爲太常少卿督四夷館轉南京太常卿壬戌鹵火篩入寇馬政久弛用大臣薦陞公左副都御史督理陜西茶馬親歷邊荒條上機宜五事曰復金牌曰專巡偵曰嚴私販曰處茶課曰廣茶價茶利大典馬亦蕃盛三邊仰給

十七年鹵賊大舉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公大夏薦公巡撫兼經理邊務公即率精兵阻遏上疏且陳邊事劾能總兵武安侯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鹵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鹵鹵至不敢渡河

十八年冬鹵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衆遮道言不可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徇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花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泊城下公連發火砲鼙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公發平凉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鹵相類

正德改元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鹵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廵視議處方畧

上言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自閱視質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餙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又上四事曰綏士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賚邊土咸賴

公復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後

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費省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一勞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鹵巢穴其中淺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鹵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以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

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鬬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滋多口但爲國遠圖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賜省覽乃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上可其奏

公築邊牆刻期奏績丁卯以忤劉瑾不協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瑾柄國公被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遂得致仕

正德五年慶藩寘鐇反寧夏召公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兵纔至陝佗鉞已擒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

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
時上寘鐇僞檄幷述瑾亂政因發謀不軌海內愁怨
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
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
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
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苟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
死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
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
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永力
薦公才堅長沙又薦公召入戸部尚書尋加太子太

保
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
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故每
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
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
恃野戰以爲能邪
六年兩京及山東河南盜起公上疏十一事曰䘏民曰
增軍曰定賞格曰宥脅從曰聯鄉保曰充賞賚曰嚴
罰禁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上嘉
納之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

責成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公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行稱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寇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宮災公上疏諫其一視朝太遲其二祀郊廟太慢其三創梵宇西內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禁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命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日綱紀縱弛風俗頹靡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翰之

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靦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近倖錢寧斷之公遂謝政

正德己卯宸濠反公以鎮江爲江南首郡要害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護設中軍營爲內應民恃無恐後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左右有導上幸浙者公從容婉諫遂不果

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公見汞嘉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向用力薦公嘉靖四年鹵大入塞擾關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切四事上

疏謂邊儲莫急於開引中鹽邊兵莫先於召募選擇
將校莫先於訪求器用要害莫先於分兵控制俱蒙
議行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首疏起用謝
遷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公公對曰地道尚靜體
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
壤不可也乃不果遷
世廟成章聖太后欲謁廟公奏對以爲今制無母后謁
廟之文累朝亦無謁廟之事遂止

公鋭意修邊及邊將練兵屯田防鹵上亦用公言竟中
止公惡武定侯勛横驕諷御史趙鏜劾勛奪勛後府
及團營八年秋公計去張桂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
三四人張桂去且及吾急上疏列公罪二十四事上
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
又與容指揮世錦衣上又憐公大臣老不問言官劾
上削籍明年疽發背卒繼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
公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
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
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

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為相時有餽美珠一斗者公受之既而諸邊將請謁留詢邊事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其以天下財為天下用而不為私蓄如此

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頋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亦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始得贈謚

蔣文定公冕

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謚文定

年十四舉省解第一又十載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清謹有識度自其未拜日已雅有公輔之望歷陞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勅公上疏言內閣之職其大者口代王言凡手勅旨意俱從撰擬令事出非常遠近驚疑惟陛下受天明命爲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敢不尊稱天爲天稱日爲日孰敢擅稱朱

壽稱爲將軍且英廟棄羣臣陷虜非爲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今皇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

已卯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儲同公扈從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至于不穿罩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旨苦逼而亦未敢曲從不賀總督府懸掛牌額則雖文武羣臣守候行禮而亦不肯往

武宗晏駕與少師楊廷和同心奉迎世宗於興邸詔褒

賞封伯爵公固辭久之乃聽

侍郎吳廷舉其鄉人也強直好奇詭因面責數晃不能匡正先皇帝公大怒嫚罵廷舉且上疏自明詔遷廷舉分司南京人由是不能無狹公焉會以議禮不合廷和先乞歸公繼罷

退居林下關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初居内艱値歲荒寫書當路陳古人救荒後時之弊又嘗發己粟幾萬石以賑民活者萬計歸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所著有湘皐集八卷

尚書毛文簡公紀

字維之山東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年八十有三謚文簡

弱冠舉成化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弘治二年授簡討同考會試陞修撰充經筵講官選侍東宮講讀賜五品服癸亥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省武廟即位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賜金帶

正德五年擢戶部右侍郎歷陞禮部尚書賜玉帶時遣使西域齋番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

宗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令
不爲邊患而已齋供具以媚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
未建疏乞早定大計
戊寅六月上復議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之號公奏言
人君爲天下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萬一宗藩之中
援引祖訓指此爲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
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
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
不足惜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所
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可謂痛切矣惜

乎不見聽也踰年果有寧藩之變僞檄正指此爲言
十六年以征濠議南幸公等奉勅居守憂勤備至懇請
回鑾章數十上武皇晏駕公等密疏請於昭聖皇太
后決策奉迎世皇入承大統於時逆彬統京營邊軍
及錦衣官校威燄特盛禍機叵測復密請懿旨先擒
彬黨令邊軍官校各散歸中外始安
世皇登極開經筵勅同知經筵事纂修武宗實錄命充
總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上念定策功勳封公等伯
爵疏辭改廕錦衣一職世襲又改廕文職五品上引
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及我成祖封尚書茹瑺故

事俾勉承恩命天語懇至皆力辭免嘉靖三年六載考滿改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以疾而陳乞退允致仕陛辭賜白金綵幣寶鈔公歸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

公器宇凝重燕居無褻容素不言人過不妄交際平居手不釋卷老而愈篤作文渾厚典實一根于理所著有鰲頭類稿客勿稿辭榮錄歸田雜志藏于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二

尚書傅文毅公珪

字邦瑞北直淸苑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進左中允正德二年主考應天鄉試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巳以修會典文訛降修撰瑾誅復中允後累吏侍郎時冢宰楊一淸樹功名士皆趨附而一淸亦頗樹其私人稍通偲遺公數爭其不公楊弗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

時諸司當瑾煽虐之時事多因循廢弛旣莅任則飭治

振舉事無巨細一遵祖宗程法杜絕請託人不敢干以私條陳十餘事皆關國家之計大學士李東陽與宰楊邃菴交厚善而李公婿為儀曹郎前尚書選郎中謹恣其為常宇而不官公案其廢法數朴責其胥吏摧之乃遷閒曹避去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籍籍姍之然無徵以諫一日忽內批下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公佯為不知者執奏言大慶法王何為者乃書與至尊並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疏不報田亦竟止

優人臧賢被寵能斬輕士大夫士大夫咸與通又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請改教坊司印爲方公召老優更事者詰之曰爾優敢壞朝廷法爾寵可常保否誠壞之爾後禍無旣矣皆格不行

盜劉六擾中國勢炎熾太監陸誾立監鎗名諜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衆依違不斷公怒而言今兵老民疲正以多冒功者失士心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致仕歸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闢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

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及卒遺命無請厚恩嘉靖初得贈謚

主試應天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時令一私人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即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

崔文敏言銑在南封部與太常卿論閣臣就稱羅曰能剄頸者稱矣言仗節也聞今之君子邦瑞銑時訶傲公直樸木人羅言殆過激也後徐考乃知羅先識云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

書卒年[illegible]十[illegible]贈[illegible]謚文莊

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

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頗奇史

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

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

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

者非直舉業末幾發解河南第一爲舉人時有聲鎮

守欲致之百計不能入後公母病思一物力不能致

鎮守僶之明發門未闢公往謝之向大門再拜而去
筮仕南京戶部出納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式便公
私稱蹟遂著衆益占其爲全才
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
載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巳率人簡約條束
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
懇惻得改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泰陵勵治思賢嘗
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
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劉公後以告鄉人
曾員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

不及見子其誠之

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頗與宸濠通語言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

公博聞強識尤明習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歴歴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由是士樂親之無問識與不識皆知其爲盛德君子云

尚書邵文莊公寶

字國賢號二泉常州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授許州知州以禮讓蒞政愛民訓士與諸生語至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敎復激昂聞者感動諸讀書及爲文矩則兩端畢竭許士風蔚起正氣考叔祠改魏文帝廟祀漢愍帝祀范忠宣于襄祀裴晉公于郾毀龍骨杖妖巫風教大行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稅籍民至今稱便

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文端劉忠宣公甚器重之孝廟臨御諸公交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自公筆

十三年陞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教先行僞而後詞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淸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十八年陞浙江按察使慮囚出疑獄若干人布政湖廣郵災傷蠲逋貸民全活甚衆擢漕運都御史有淸望不事赫赫名而大小將校皆憚之時逆瑾用事公一無所通又瑾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怒欲罪之閣學士東陽爲力解致仕

原缺

尚書孫淸簡公需

字孚吉江西德興縣人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南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淸簡

初仕爲常州府推官常俗富侈訟輒恃賄取勝公遠嫌自潔勤于訊鞫惟公惟明隱奸宿蠹摘决無所漏能聲驟起巡撫年俸重之凡獄之難決者率以屬之及經聽斷無不屈服運河淤塞撫按議取徑別鑿一河初委他官延久緒弗就及屬公督理相地賦役約先完有賞民踴躍趨事不旬月而工告成三年例當奏課年俸疏留治事不得行

成化戊戌召入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風裁凛凛留都皆嚴憚之遇事必極言無所諱避妖僧以左道蠱憲廟率同列斥其罪請誅之雖遭重箠未嘗以爲悔常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于門公不入僅投一刺將撤其所榜以僭効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客之禮將王端毅恕方叅留務最慎許可輒造公加禮江盜熾公巡江以畧授耆民張禮捕獲幾百人有賊七十艇郎令錦衣衛同事僞千戶識以印緘送之官奏禮爲巡檢專捕盜賊事自是江道寧帖僞嘗對衆歎公之廉曰盜賊

無籍使盡七十餘取之因無卹者而公不欺乃爾何可及耶廉聲由此益著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南臺陞副使蓋自公始前此所未有也旣蒞任會憲長缺遂署其事公務弗給率捐已俸給之略無難色按部治猾豪決淹獄明而不苛所在奔赴贓吏或望風解綬去比歸所得紙劄價值輸之公無毫髮私入御史陳瑤以勢凌轢二司獨于公曲加禮敬又以公廉嚴愼克振風紀屬之歲侵糴貴民死過半湖廣倉粟頗多言于撫按偕叅議金澤兼程往貸得三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

人感之咸曰徵孫公吾皆爲道薙矣時在蜀已餘七年吏部推陞者五邑人有不悅公者譖於時宰久乃不遷而公未嘗意動尋以憂歸故事藩臬舟行以瞿塘灩澦之險命有司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百金公不欲斂民罔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改湖廣未任擢浙江按察使遇大獄必加覆審未嘗輕決小吏苟無大過必保全扶植之臺使薦賢監司者必首及弘治庚申陞浙江左布政使浙財賦之淵公志避嫌簡出納皆委諸人公堂諸循弊釐革殆盡吏無所售其奸民謠有前劉後孫清德著聞之語蓋以

公可繼大司馬東山之躅也入覲例僉水手取銀爲
里道費朝士之贄亦取辦焉公峻拒贄率從簡論者
賢之第治行又居首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河溢且齧汴城民流移載
道乃議使役以築隄而予之傭錢令出趨者萬計隄
成而饑以濟公私便之羣盜橫行命督兵擒捕先後
獲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充給濟之費他若讞
獄平賊鋤強植弱孳孳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
罷無遺弘治癸亥駕幸下河南取牡丹三千本上疏
耳目之玩不可勞民沁陽縣知縣馮憲忤宗藩巳有

旨下撫按官會訊尋復逮赴詔獄又疏令如反汗殊
戾舊法孝廟皆納其言而寢之會鎮守中官劉瑯與
公水火剝民自殖輒以法裁之有奸民蓮例赴瑯投
怨牒者公據法配之荒裔琅嘗跽請于公曰瑯不能
學公之公廉盡稍縱纖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于
此邪公心知瑯必害己亦不為動日夜陰闘中公大
臣之子有怙勢橫于其鄉者公亦裁以法于是瑯計
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調往補及去汴汴人遮道扳
留呼天而號曰何以為我奪公而他畀也至陝西經
畧武備拊循士卒取權貴所私役復之舊伍他省有

輸粟助邊者皆令躬自輦送無苦邊軍聞鹵警則以義激將士督之先驅而亦擐甲從之不以勞避竟爲風寒所襲而病遂乞休詔不允

時孝廟命侍郎何鑑稽覈荆襄流民而郎勝其淵藪也乃改命撫治至則以文告諭之願爲編氓者給牛種俾有常業願歸故里者給脩道還籍管內所得逋逃蓋數萬餘口又以教化爲撫民急務乃興建學舍擇秀民聚講其中有暇則親往課之未幾士習丕變應試者倍于疇昔

武當屬于境內國家所禱諸費出于民間公令有司籍

記香錢悉貯均州歲可得萬金于是祈禱之費絲毫
不擾于民鄖人謂前此撫治未有如公之精密者
正德己巳陞南禮部尚書時逆瑾擅權陞者多以賄謝
公以是忤瑾罰輸邊米數百石未數月矯旨令致仕
歸歸則故居已燬幾無以生公處之裕如也庚午瑾
敗復用薦起南京工部尚書務釐宿弊不欲以浮冗
多耗民財先是諸營建給領料價率匠魁專之滋部
事者或與爲市故羣匠無所得而工不可速完公出
納皆有成法黠者不得從中乾沒且歲省冗費萬金
癸酉冬改南京刑部尚書諸司獄必親筆削處讞皆審

與人無寃稱甲戌夏考最遂改南京吏部尚書留都務簡未以廉靜諸司翕然明年春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秉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文公曰吾蘄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也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鬨者始而疑焉既而廉之果當黜于是益服其明戊寅疏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諸事以年及遂懇辭獲允俾乘傳歸里居自守益嚴于州縣無所干謁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二終

副都御史曹公鳳

字鳴岐新蔡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至副都御史

生而靈異書過目成誦登第爲祁門令九年擢監察御史當弘治改元之初公持風裁崇論正議多所嘉納偶奏事失儀鴻臚糾舉上特宥之謂左右曰此曹御史也好官當畧其細過五年巡按江北劾罷大吏貪墨望風解綬以抗直不容補外

出守蘇州蘇俗尚奢靡爲定婚喪禮不得過制一切務從儉素法在必行當時各郡莫不推先蘇州者

陞山西左參政湖廣右布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正德初召還京師逆瑾方用事賄賂公行諸部院見者多長跪稽首公故不見及見又長揖不拜一無所賄送瑾不喜乃問曰都御史知同院故那公曰聖恩也瑾曰何以報稱公曰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時瑾嚴勘天下錢穀以中傷不附己者勘官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浥爛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其官聽勘竟誣公償布五百疋粟千石公鬻產完報瑾怒猶未解也公積忿一日無疾端坐而逝明年瑾誅朝廷憫其忠遣官諭祭且給金營

葬事孫亭工部尚書